

## 論《孫龐演義》與元代平話的關係

氏 岡 真 士

**關鍵詞：**孫臏／龐涓／平話／元曲／《列國志傳》

據說戰國時期曾有兩位軍事家，即孫臏和龐涓。明代章回小說《孫龐演義》主要描寫了他們之間的鬥爭。

《孫龐演義》是否保存了元代平話的面貌，這個問題值得研究。孫楷第先生早就指出：“書二十卷，不標回數。自潼關鎮白起偷營，朱仙鎮孫龐結義起，至馬陵（=陵）道分龐涓屍，孫子拂袖歸雲夢而止。其所構設事端，誠為荒唐不經，文亦殊不完密。而市人之本色固在。如收袁達則元無名氏『燕孫臏用智捉袁達』劇即演其事，余邵魚亦收入『列國志』。（原注：『水滸傳』所附四六中每言袁達，則此事元明人固盛傳。）孫子被刖後，隨卜子夏茶車如齊，則與元無名氏之『馬陵道射龐涓』雜劇亦全同。其謂孫臏父名孫操，與元至治本平話『樂毅圖齊七國春秋後集』亦同。按今元刊平話只存五種，『七國春秋』存『後集』，則必有『前集』可知。此書雖明刊本，其作風實與今存元刊諸平話為近，與『春秋後集』亦沆瀣一氣，疑即出於元人『七國春秋前集』。即以一書視之，亦不至大謬。”（《日本東京所見小說書目》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8 年版）

後來探討這個問題似乎沒有多少進展，看來最大的原因還是資料不夠，我們至今沒有找到一本孫先生所設想的『前集』平話。

筆者向來重視《孫龐演義》與元代平話的關係，期望有一天能夠看到『前集』平話。本文試就以往大家熟悉的資料重新進行分析，為深入研究提供一些線索。

### 一 關於明刊本

《孫龐演義》有明刊本，是日本“內閣文庫”珍藏品之一，今收藏在國立公文書館。該書有《明清善本小說叢刊》和《古本小說集成》影印本，前者聲稱明刊本有兩個“原缺”之處，其實不對。後者卻沒有交代這件事，中國文聯出版社《中國古典文學海外珍稀本文庫》排印本又失考。

所謂原缺之一，即卷六第 6 葉 b 面至第 7 葉 a 面，倖存至今。關於這件事，李賓先生在《〈前後七國志〉版本考索》（《明清小說研究》2007 年第 4 期）中扼要地指出：“其實日本內閣文庫藏原書不缺，是攝影時的脫漏”。下面把原文根據明刊本的版面設計（半葉 9 行每行 20 字）抄錄下來，句號也按原本加，字型卻只好採用通行的。

負痛在這裡寫。小弟甚不過意。可曾寫下多少了。孫  
龐道。連日雖寫。擔擱的工夫多。十分之中。不上寫得  
三分。龐涓道。大哥。不必趨緊寫。寬則得眾。只不要遺  
失。足見美情。兩人又說些閒話。龐涓拱手而別。龐涓

回進內院。瑞蓮公主問道。駙馬。孫臏在西書院抄寫天書。曾寫完麼。龐涓道。我才去看。十分中將次寫得三分。公主道。寫過好些日子。才寫得這些。龐涓道。我巴不能勾寫完。今日完了。明日好定計殺他。明日完。後日好定計殺他。公主道。這樣不上緊寫。幾時得完。【以上是 6 b】

畢竟還要駙馬日逐去催趨他。那廝才肯上心。所以說隔牆須有耳。窗外豈無人。龐涓與公主兩下的話。不想一一二二。通被樊廚聽見。原來樊廚正去打午飯米。往內院門首經過。聽見這通話。嘆口氣道。咳。好人難做。孫臏這等好待駙馬。要寫天書就寫。駙馬反生歹念。要定計殺他。樊廚一邊說。一邊又嘆兩口氣走了去。停會龐涓又到西書院。看孫臏寫天書。恰好樊廚送午膳進來。龐涓取肴饌嘗一嘗道。這廝不中用。安排肴饌。滋味通沒有。鹹不鹹。淡不淡。枉了好作【以上是 7 a】

至於原缺之二，即卷十三第 14 葉，其實相當於影印本卷十三“第 15 葉”。光說該葉版心的葉碼，在原本上確實原缺，可是下面所介紹的另一個本子該處明顯地寫了“十四”兩個字。反正原本卷十三到第 14 葉為止，根本沒有第 15 葉。

上面我只說“原本”，指的是“吳門嘯客述”的《新鐫全像孫龐鬥志演義》（按“志”通“智”），此原本有“崇禎丙子（九年，1636）”的戴民主人〈敘〉，另有望古主人〈敘〉、錦城居士〈跋〉、〈新鐫孫龐鬥志演義標目〉以及項南州刻的四十幅版畫等。

除了這個崇禎本以外，內閣文庫另藏有一本《新鐫全像孫龐鬥志演義》，雖然基本上是一個本子，但沒有“崇禎丙子”的〈敘〉和錦城居士〈跋〉，此外卷三第 9 葉 a 面至第 10 葉 b 面的文本亦不同。下面照例抄寫。

園中。真個花明草豔。舞妙歌清。正在歡樂之際。陡起狂風。塵沙障日。孤自有辟塵珠在身。一塵不染。齊王卻飛塵滿案。因而問及孤家道。如何同在席前。偏我案塵沙佈滿。此時孤家失於簡點。便說有辟塵珠佩身之故耳。他定要借看。比（=此）時不好不拿出來。豈知他一見。就要將連城二座。換取此珠。孤想此珠。乃朕鎮國之寶。口雖許他。心實不願。被孤賺歸。倘齊王堅執要換此珠。孤覲周一旅。萬一有失。如何是好。鄭安平對道。臣聞民為邦本。本固邦寧。辟塵珠雖為異寶。為【以上是 9 a】

國之道。所重在民。今齊王既肯以連城二座。相易此珠。廣土眾民。未為不可。今王又面許相易。一旦爽約。是謂失信。何以服齊王之心。將來興兵構怨。勢所必至。依臣愚見。竟將辟塵珠易此連城。使鄰國聞之。皆知我王輕寶貨而重土地。天下歸心。誠王霸之舉也。

願王圖之。魏王搖首道。卿言但知其一。不知其二。當此之時。能養士聚兵。土地易得。此珠產自三韓。實爲無價。吾聞君子不奪人之所好。齊王不仁。一見我珠。便思搆取。貪戾無禮。我便失信與他。有何妨礙。朱亥【以上是 9 b】見魏王不肯。恐逗留齊國。惹出禍來怎了。卻從傍道。依臣所見。不如連夜回國。再作商量。魏王欣然道卿言深合孤意。就密傳號令。立束行裝命鄭安平朱亥徐申護駕前行。侯嬰領兵爲殿。約二更時分。掩旗息鼓。趨路回國。但見

馬摘鸞鈴。陣藏金鼓。荒村犬吠。大半吠影吠聲。  
 林樹鳥啼。多應疑神疑鬼。懷珠是實。魏王難說無辜。辟塵真妄。齊國烽煙陡起。

且說魏國君臣趨路。雖有辟塵珠在身。也只好辟得【以上是 10 a】魏王一身前後。怎辟得大隊車輪馬足。少不得耳目難掩。凌晨齊王御殿。就有人報道。魏王君臣連夜起身回國了。那齊王見魏王不辭而去的怒。只有五分。不肯換辟塵珠的怒。到有十分。這十五分怒。便砌成三罪。立刻命魯王田忌即日興師。道魏王受宴不謝。還國不辭。誑言哄賺辟塵珠。有此三罪。欺孤太甚。爾等前去。獻出珠來。萬事休論。半言相抗。立擒魏國君臣前來。夷其疆土。方快孤心。齊國發兵不題。卻說魏王也料知有事。回國即令徐申侯嬰迎敵。兩兵相接。【以上是 10 b】

這兩葉描寫了一段有關“辟塵珠”故事的部分內容。開頭魏惠王說，他不願意把辟塵珠交給齊王。鄭安平反對，魏王論理不以爲然，得到朱亥的支持，他們就逃跑了。齊威王知道以後，就命令田忌出兵，齊魏兩國如此開仗。

內容雖說跟崇禎本差不多，卻有稍異。崇禎本中鄭安平勸魏王溜走，朱亥沒有發言，另一方面齊王爲了接手辟塵珠齋戒了三天，相當謹慎。以至齊魏兩位國王給讀者的印象也不同，崇禎本比較傾向齊王，這個本子則相反。

兩種版本的關係到底如何？筆者認爲這個本子才是崇禎本的重印本，估計卷三第 9 葉和第 10 葉的木版失落，書商就重新彌補，因此發生內容稍異之處。爲甚麼呢？仔細再看，僅有這兩葉把徐甲這個名字誤寫爲“徐申”，又把侯嬰寫成“侯嬰”，這些難道不是填補的時候沒注意到的地方嗎？再說從整個作品來看，崇禎本的描寫還是比較自然。歷史上齊威王是孫臏的主人，魏惠王則重用龐涓，而且《孫龐演義》的主角是孫臏，龐涓是反面人物。因而這篇小說連把魏惠王都塑造成一位有眼無珠的昏君，對齊威王倒是未可厚非。可是這個本子偏偏在這兩葉中把魏王描繪得較有遠見。

筆者認爲這段“辟塵珠”故事還有歷史來源，等到下面再說。

還有一件事應該指出，“崇禎丙子”的戴氏主人（敘）最後有兩個落款，陽文的可以辨認“沈萬基印”，陰文的寫了“挹珠山房”。這些事情孫楷第先生沒談到，因爲當年“此戴氏主

人序錚城居士跋本余未得見”（《日本東京所見小說書目》）。

關於沈萬基，《明史》無傳，杜信孚先生《明代版刻綜錄》等文獻也沒有記載。據王重民先生《中國善本書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萬曆刻本《詩經類考》原題：“明武塘沈萬鈞仲容采輯。”王先生指出：“按萬鈞當與刻《寶顏堂秘笈》之沈氏有關，武塘則為沈氏所居村名也。攷光緒修《嘉善縣志》卷二《鄉鎮志》，其魏塘鎮條云：‘魏武帝窺江南，駐蹕。故一名武塘。’”不知沈萬基與沈萬鈞是否有關係。

另外，據謝國楨先生《增訂晚明史籍考》（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版），吳門嘯客撰有《鎮海春秋》，即南明時期著作，距離“崇禎丙子（1636）”約有十年。吳門嘯客應當是蘇州人。凡此種種，只好存疑。《鎮海春秋》描繪了毛文龍的抗清鬥爭，《古本小說集成》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珍藏的殘本影印。

## 二 和元曲的關係

根據《史記·孫子吳起列傳》，孫臏曾與龐涓同學兵法。後來龐涓做魏惠王的將軍，邀請孫臏，竟叫他蒙受了冤枉罪。原來龐涓嫉妒孫臏比自己更有能力，謀求杜絕禍根。幸虧齊國使者來魏，避開眾目把孫臏帶到齊國。孫臏受到田忌的青睞，齊威王遂拜孫臏為軍師。之後，孫臏救趙破魏，又連韓敗魏，龐涓無奈，終於自殺。

《孫臏演義》可以說是把這個史實加以潤色而成的，不過神怪成分太多，幾乎離奇。看來它和元曲的關係很密切。

上面說過，孫楷第先生指出：“如收袁達則元無名氏『燕孫臏用智捉袁達』劇即演其事，余邵魚亦收入『列國志』。（原注：『水滸傳』所附四六中每言袁達，則此事元明人固盛傳。）孫子被刖後，隨卜子夏茶車如齊，則與元無名氏之『馬陵道射龐涓』雜劇亦全同。”

孫先生談到兩種元代雜劇，即《燕孫臏用智捉袁達》和《馬陵道射龐涓》。

前者系丁氏八千卷樓舊藏明鈔殘本，現在應該歸於南京圖書館，筆者沒有得享眼福，目前無法討論。樓含松先生為《古本小說集成》影印本而寫〈前言〉，說：“錢塘丁氏善本書室藏明鈔殘本《燕孫臏用智捉袁達》雜劇，和此書第十一回《袁達一番遭陷阱》和第十二回《九曜山野龍納款》題材相同。”關於袁達以及這台戲的題目，筆者打算下面再談。

後者簡稱為《馬陵道》，即《龐涓夜走馬陵道》，今存脈望館鈔校本和《元曲選》本，內容大致相同，可是《元曲選》顯然是改定本，下面根據脈望館本（《全元雜劇三編》影印本）介紹一下梗概。

### 楔子【之一】：

雲夢山水簾洞有位先生叫鬼谷子，他測驗孫臏和龐涓這兩個門生。龐涓考得很差，鬼谷子卻給與很高的評價，讓他下山謀求做官。孫臏送行，龐涓又演了一幕丑劇。

頭折：

龐涓做魏國將軍打敗了六國，又保舉孫臏也在魏國做了官。他們比賽陣勢，孫臏獲勝。

### 楔子【之二】：

鬼谷子雖然事先授計要孫臏死裡逃生，但預知他的得意門生仍有刖足之災。龐涓輸給孫臏以後，嫉賢妒能，設下了個圈套，讓孫臏出動軍隊。

## 第二折：

孫臏上了龐涓的當，被扣上叛亂的罪名，宣判死刑。孫臏嘆了口氣說如果有人能救他一條命，他就寫出六甲天書的內容來酬謝。龐涓中了鬼谷子傳授的這條計策，請魏王把死刑減為別刑。

## 第三折：

孫臏風魔起來，龐涓不相信叫他吃了大便。恰好齊國使臣卜商（即子夏）來進茶葉，知道孫臏佯裝瘋狂就隱藏他，鑽龐涓的空子偷接到齊國。

## 第四折：

孫臏出任齊國軍師，統領六國雄兵開仗，設計在馬陵道捉殺龐涓，報了刎足之仇。

整個故事也可以說是《孫龐演義》的縮寫，讀後一樣有天網恢恢之感。雜劇楔子之一相當於小說卷之二，頭折至第三折相當於卷之五至十，第四折相當於卷之十九和二十。當然又有出入，總得來說，雜劇情節簡單，小說富有趣聞軼事。我們不妨再看一下兩種作品的一些異同。

雜劇楔子之一裡孫龐二人有兩次畢業考試，其中之一就是能不能讓鬼谷子走出水簾洞來。小說中他們拜師時也有這個考題。此外，龐涓下山時過獨木橋，這在小說裡是拜師以前爬雲夢山時的故事。

頭折裡龐涓說，齊魏兩國爲了爭奪辟塵如意珠打仗，魏將鄭安平輸給齊國，龐涓卻打敗了齊將田忌，其他各國聞風喪膽，龐涓就這樣封爲武陰君。類似的故事又可以在小說卷之三、四中看到。孫龐鬥陣，見於小說卷之五。

楔子之二裡鬼谷子用草人算命，龐涓設下陷阱等故事，亦見於小說卷之五。

第二折裡孫臏將要處以死刑的情景描寫在小說卷之五。孫臏九死一生則在卷之六。

第三折裡孫臏吃大便，見於小說卷之六。此外，齊國卜商看破孫臏佯狂，小說卷之七裡卻是魏國朱亥，而卜商先生在卷之十裡才來到魏國。不管卜商、朱亥，都是以孫臏寫的一首七言古詩來發現他精神正常，有趣的是這首詩的文本也相當接近，現在來標點介紹如下，“一”表示無字，以對比方便。

## 脈望館本《馬陵道》第三折：

孤山百尺一株松，臨崖向日柱蒼穹。枝葉榮旺不具此，意隨卜商人馬同。翠葉參參籠彩鳳，亂枝回回盤蒼龍。若得天地三光照，無賽伊家齊國雄。不是樵夫有耳目，手中提定無情斧。臨崖砍倒棟樑材，砍的不可蓋茅屋。此賢休看作柴薪，本是棟樑非爲物。終可咲兮終可咲，每日則在街頭鬧。淺塘怎養錦鱗魚，知公肯使絲綸釣。終不采兮終不采，行動則嫌天地窄。若把困虬引波津，我敢和蛟龍混滄海。【按，第三句“具”字已校改爲“居”，末句“我”即襯字。】

## 《孫龐演義》卷之七：

孤高百尺一株松，蔽雲遮日觸蒼空。枝柯茂盛乘吳楚，枝菱盤桓燕趙宮。綠葉枝枝迎彩鳳，青柯曲曲臥蒼龍。若逢天地光明照，散漫清香七國中。有一樵夫無耳目，手中握定無情斧。靠崖砍倒棟樑材，枝葉不堪蓋茅屋。———，———。既好哭時又好咲，朝朝暮暮簷前叫。淺潭三尺錦鱗魚，誰人肯把絲綸釣。人不採時我不採，到處只嫌天地窄。若把困魚救出來，敢於蛟龍爭大海。

元曲選本《馬陵道》第三折（《國學基本叢書》影印本）：

亭亭百尺半死松，直凌白日懸晴空。———，———。翠葉毵毵籠彩鳳，高枝曲曲盤蒼龍。豈無天地三光照，猶然枯槁深山中。其奈樵夫無耳目，手攜巨斧相摧撼。臨崖砍倒棟樑材，析作柴薪向人鬻。———，———。終可笑兮終可笑，每日只在街頭鬧。淺波寧畜錦鱗魚，知誰肯下絲綸釣。空愁望，空悲慨，舉動唯嫌天地窄。若有風雷際會時，敢和蛟龍混滄海。

再說第三折有一段龐涓查遍家中，竟沒找到孫臏的故事，又見於小說卷之九至十，但顯得添枝加葉，比雜劇複雜多了。孫臏離開魏國時，雜劇裡根本沒有甚麼朱亥幫忙，這跟小說卷之十有所不同。

第四折裡，袁達說道：

某乃齊國大將是也。姓袁，名達，字野龍。未濟時先在九仙山叅聚山林落草爲寇，自號混天太師，七國諸侯無不懼怕。爲因齊國拜孫子爲軍師，用計捉拿住我，見了軍師，要我降齊，某不肯。我厲聲而言：“大丈夫寧死而不受辱。”堅執不肯。孫子施仁義之心，將我釋放回還。次日又交兵，又施巧計將某拿住，擒獲數遍。某見孫子有如此神機妙策，用兵如神。我觀七國諸侯如同草芥，孫子看我似嬰孩。因此上情願聽從師父指教，赤心報國，扶持齊君。

這個地方被《元曲選》刪除，尤爲可貴。小說裡袁達出現在卷之十一，被稱爲“九曜山霹靂洞野龍袁達”，率領獨孤陳、李牧等將軍。後來被孫臏三擒三放，終於心服，見於卷之十二。這段故事是否與《燕孫臏用智捉袁達》雜劇有關係，待到下面繼續再談。

雜劇中袁達接著說：“與魏兵交戰，則一陣生擒了魏申。”魏申即魏太子，史書上輸給孫臏的魏太子名字也叫申，袁達卻是憑空捏造的。小說卷之十八描寫了袁達活捉魏太子事，不過太子名叫畢昌。

雜劇中孫臏爲了叫龐涓止步，把這首詩寫在一棵樹上：“黃楊樹下黃楊峪，正是龐涓合死處。今夜不斬魏人頭，孫臏不還齊國去。”《元曲選》“黃”皆作“白”。小說卷之十九有類似的情景，孫臏寫道：“馬陵道，黃楊樹，齊兵密排如鐵柱。三更三點過涓河，正是龐涓身死處”，押韻接近，按詩韻“處”、“去”屬去聲六御，“柱”屬上聲七“麌”。

雜劇中生擒龐涓以後，袁達說：“我先把這廝割了髭鬚，等軍師先刖了這廝雙足，然後著六國分了龐涓屍首去。”《元曲選》刪去“我先把這廝割了髭鬚”一句，如果僅僅看《馬陵道》，這句話確實有點費解。其實據小說卷之四說，龐涓曾在打敗田忌以後，刮掉田忌的鬍子當眾侮辱。此外，小說卷之二十描寫了把龐涓處以死刑的過程，也跟雜劇所說差不多。

凡此種種，兩者起碼應該有點瓜葛。

由此看來，孫楷第先生把其與元曲的關係當作《孫龐演義》來自元代平話的論據之一，是可以理解的。

### 三 和《列國志傳》的關係

筆者在上面介紹《馬陵道》雜劇，談到了《孫龐演義》裡也有袁達的三擒三放故事。我們還不能忽略孫先生說過：“如收袁達則元無名氏『燕孫臧用智捉袁達』劇即演其事，余邵魚亦收入『列國志』。”現在就《列國志傳》和《孫龐演義》的有關部份來討論一下。《列國志傳》有幾種明刊本，分別為十二卷本和八卷本兩個系統（參看氏岡真士〈柏林本《列國志傳》卷八割記〉，信州大學《人文科學論集〈文化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學科編〉》第42號，2008年）。下面主要根據朱筆參閱的十二卷本（美國國會圖書館攝製縮微膠卷，半葉11行每行20字，簡稱爲“朱本”），並參照四知館楊美生刊行的八卷本（德國柏林國家圖書館收藏，上圖下文，半葉15行每行26字，簡稱爲“柏林本”）。

朱本《列國志傳》卷之十有〈孫臧下山服達達〉（達達當作袁達。第28葉b面，第9則。柏林本卷七第16葉a面作〈孫子下山三服袁達〉，亦爲第9則），內容大致如下：鬼谷子預告孫臧要被處以刑，並傳授一條計策。孫臧下山前往魏國，路上遭到九仙山的賊將袁達、獨孤陳的襲擊。孫臧用法術活捉並放跑他們。袁達、獨孤陳追趕孫臧，孫臧卻預先擺好八陣圖。賊將被捆住，孫臧又讓他們逃跑。袁達、獨孤陳並不甘心，晚上又來了一次，結果陷入條索圈中被捆倒。孫臧親自鬆綁，勸說再走正道，使他們心服。於是孫臧命令他們明年要攻擊大梁城外，同時迎接保護前往齊國的一行車馬。其實孫臧打算將來靠他們的力量逃走魏國。

《孫龐演義》卷之十一至十二則如下：孫臧投靠齊國，就去討伐九曜山的賊將袁達。孫臧用法術活捉袁達，袁達卻不認輸，孫臧就放跑他。袁達進行夜襲，卻跌入陷人坑。袁達還不心服，孫臧發誓下次把袁達捉在半空中，果不食言，說話算數。袁達經過三擒三放，終於歸順。獨孤陳、李牧等試圖搶救袁達，又被孫臧活捉，就投降了。

雖說都是三擒三放的故事，卻有些區別。《馬陵道》雜劇裡袁達的來歷還是比較接近《孫龐演義》，但《燕孫臧智捉袁達》卻是另外一個問題。關於這台戲，孫楷第先生斷言“余邵魚亦收入『列國志』”。樓含松先生似乎不以爲然，認爲與《孫龐演義》“題材相同”，如上面所舉。筆者目前無法證實，只好猶疑兩可。

不拘怎樣，問題不限於三擒袁達。我們還能在《列國志傳》裡看到孫龐鬥智的一段整齊的故事，則目如下。

- 4 〈齊威王正國朝周〉朱本十12a（柏林本七7a）
- 5 〈魏徵龐涓下雲夢〉十15a（七8b）
- 6 〈公孫鞅徙木立信〉十18b（七10b）
- 7 〈齊田忌大敗投趙〉十22a（七12a）
- 8 〈王敖破碑薦孫子〉十26a（七14b“碑”作“牌”）
- 9 〈孫臧下山服達達〉十28b（七16a作〈孫子下山三服袁達〉）
- 10 〈龐涓謀別孫子〉十32a（七18a作〈龐涓謀別孫子之足〉）
- 11 〈孫子被別作風魔〉十36a（七20a“作”作“詐”，  
有小注云：“孫龐乃實興齊傳中極詳。”）
- 12 〈茶車竊孫子歸齊〉十39b（七22a）
- 13 〈龐涓巫魅陷孫子〉十43a（七24a）

- 14〈孫臏救韓虜魏申〉十46b（七26a）  
 15〈孫龐排陣賭齊魏〉十50a（七28a）  
 16〈馬陵道萬弩射龐涓〉十54a（七30a作〈馬陵道萬箭射死龐涓〉）  
 17〈無鹽女獻策爲皇后〉十58b～59a（七32b～34a）

則目前面加了些號碼，表示朱本卷十（柏林本卷七）第幾則，例如〈齊威王正國朝周〉就是第4則。則目後面又表示在卷幾第幾葉何面，如“十13a”即卷十第13葉a面。

第4至8則的內容與《孫龐演義》卷之二至四乍看是兩個故事，例如前者沒有上面介紹過的“辟塵珠”故事，但是4〈齊威王正國朝周〉卻根據歷史描繪了一段有關珠寶的故事：魏惠王自誇他擁有十枚珠寶，齊威王從容地回答自己有四個能干的部下，他們對我來說比您的珠寶更重要。筆者認爲這就是“辟塵珠”故事的來源。又如6〈公孫鞅徙木立信〉描寫了一段商君從魏到秦獲得孝公的支持進行政治改革的故事，整個《孫龐演義》中卻無影無蹤。凡此一類，不勝枚舉。

儘管如此，概括地說，其梗概卻基本相同：齊魏兩國爲珠寶開仗，龐涓下山投魏國，打敗齊國田忌飛黃騰達，竟立了“大言牌”。魏國隱士尉繚子派王敖破了“大言牌”，讓龐涓從雲夢山招聘孫臏。

此外，根據《孫龐演義》，“大言牌”上寫著三首詩，下面就是其中之一（四4a）：

魏國城中一大蟲，威名獨振列邦雄。忽朝牙爪乘風動，天下權輿掌握中。

《列國志傳》的大言牌上只有一首詩，但內容與上面引用的幾乎一樣，只不過是最後三個字作“在掌中”而已（朱本十26b。柏林本七15a又將“振”作“鎮”，將“輿”作“威”）。接著有一段王敖破大言牌的描述，這也比較接近《孫龐演義》。爲方便起見，以“／”換行。“……”表示中略。

《孫龐演義》四4a：

時魏有一賢士，名爲尉繚，乃鬼谷高徒。善理陰陽，深達兵法，隱而不仕。與弟子王敖，晦跡埋名於夷山之內。

／聞知龐涓向都城，立了大言牌，遂與王敖說道：“龐涓之術，未及孫臏。今在本邦，妄自尊大，目若無人。他日孫臏下山，倘見用鄰國，吾魏必危。吾欲遣汝向都城，破其大言牌，舉進孫臏，須走一遭。”

／王敖遵命，袖藏鋼斧，布袍草履，羽扇綸巾，扮爲游士，來到都城，站立亭下，細把大言詩看……王敖袖中一摸，取出鋼斧，乒乒乓乓，把個大言牌劈得粉碎。

／軍士繩索縛了王敖，徑到駙馬府中，稟上龐涓。

／龐涓聞劈碎大言牌，老大發怒道：“何邦奸黨，輒敢擅入都城，破吾大言牌。”

／王敖努目張睛，怒對龐涓罵道：“龐涓，汝本無名豎子，罔自稱尊，明欺天下無英雄也。”

／龐涓喝令梟首，王敖道：“且勿動手！”

／吾聞盛名之下，難以久居，故智者不誇能以速禍，勇者必晦武以收功。今汝初臨魏邦，



僥倖一敗齊兵，輒敢耀武揚威，立此大言牌。難道各邦再無英俊了？”

／……幾句話說得龐涓心驚膽服，忙令軍士釋了王敖，迎上中堂，先待以賓客之禮，然後問王敖道：“先生尊姓大名？”

／王敖道：“吾姓王名敖，尉繚先生徒弟。吾師亦授業鬼谷，與足下有同宗之誼，誠恐足下盛名挫於望外，故進是言。”

／龐涓道：“先生游於海內，延攬必多，不知何處還有賢材？”

／王敖微笑道：“昔年與足下八拜為交，同業鬼谷的孫臏。自公入魏之後，鬼谷授他兵書戰法，善能牽雲喚雨，策電鞭雷，若使行兵演武，草木成陣，砂石皆兵，非俗機常法可破。聘得此人下山，同僚治政，魏有泰山之安，公無毫末之損，各國諸侯，必然相率貢於魏矣。”王敖言畢，遂與龐涓相別，復返夷山。

《列國志傳》十 26 b（柏林本七 15 a 基本上相同，不出校）：

時魏有賢士，名尉繚者，亦鬼谷之高弟子也。能理陰陽，善達兵法，只是隱而不仕。與弟子隱於夷山（朱本有小注云“今在開封府城中”）。

／聞知龐涓立大言牌於都城，遂問群弟子曰：“龐涓之術，未及孫子。今乃不避先進，妄自尊大，傍若無人。他日孫子下山，用於鄰國，魏邦必危。吾欲破其大言，舉進孫子，汝等誰願一往？”右班一人……越席願往……尉繚子許之。

／王敖即辭下山，袖藏細斧，扮為游士，直至龐涓府前，將大言連讀數遍，即出細斧，將牌劈破。

／高叫：“龐涓，無名豎子，焉敢妄自尊稱，而欺海內無英豪耶？”

／軍吏即欲捆縛王敖，王敖怒目視曰：“誰敢動手！”乃端莊容色，直入府堂。

／左右以敖之事，告龐涓。涓大怒曰：“爾何人氏，敢破牌以毀吾言。”

／喝令梟首，敖曰：“且勿動手！”

／吾聞盛名之下，難以久居，故智者不誇能以速禍，勇者則晦武以收功。今足下初出大梁，僥倖一敗齊兵，輒欲揚威耀武，恐喝諸侯。吾知列國能賢，隱匿岩谷者，一聞足下大言，必然爭投秦楚，以圖足下。足下敢欺天下無全材乎？

／吾乃尉繚先生之弟子王敖也。吾師學於鬼谷，有同宗之義，誠恐足下盛名挫於望外，故進此言。足下必欲見責於敖，敖何敢辭？”言罷，脫衣受戮。

／龐涓慌忙虛席，迎上廳堂，遂待以賓客之禮曰：“不聞先生明教，則涓幾至自損也。敢問當今賢能之士，隱匿岩谷者幾人？”

／敖曰：“英才遍天下，豈能逐一舉哉。且足下與孫子同業三年，自以兵機默較長短，則他人可知也。”

／……敖曰：“足下之料，過矣。自從足下入魏以來，鬼谷以三卷天書授於孫子。孫子得之，牽雲喚雨，策電鞭雷，若使行兵演武，則草木成陣，砌石皆兵，豈吾俗機常法所能對敵。”

／……敖曰：“足下宜將孫子之能薦於魏朝，使王聘其下山，同僚治政，如此則魏有泰山之安，公無毫末之損，而天下諸侯，必然相率貢於大梁矣。”龐涓大喜，欲留王敖於府。敖辭入山甚急，涓即相送而別。

《孫龐演義》和《列國志傳》的這個地方雖然細節有所不同，但基本上是一樣的。

其實，還有一個地方寫得非常相似，即鬼谷子問孫、龐兩個將來有甚麼抱負的描寫。

《孫龐演義》二 11 a：

鬼谷坐於石凳之上，孫龐侍立。鬼谷道：“二子從吾授業，已經三年，未聞二子之志。今乘月下，試各自陳。”

／孫龐先道：“弟子孫龐，惟願明王在上，政治隆昌，耳不聞金戈鐵馬之聲，目不睹烽火煙塵之警，使龐得為太平草木，濡沾雨露，以樂天年，龐所志也。”

／鬼谷佯笑道：“迂腐之談，不足處當今之世。”遂問：“龐涓所志若何？”

／龐涓應聲道：“弟子龐涓，願奉一人命令，統百萬威權，戰必勝，攻必取，使天下諸侯，雲從賓服，此吾志也。”

／鬼谷笑道：“處戰國之世，非龐涓不足以成大事。”

《列國志傳》十 15 b（柏林本七 9 a）：

鬼谷坐於白石之上，顧謂孫龐曰：“二子雖游學三年，並未得聞其志。今日清閒，合各言出己志。吾方可因人授業。”

／孫龐拱手向前曰：“吾願明王在上，政治隆昌，使耳不聞金戈鐵馬之喧，目不見烽火煙塵之亂，而龐得為太平草木，涵濡雨露，以樂天年；此龐之志也。”

／鬼谷佯曰：“爾乃懷安處士，不足以處當今之世。”

／龐涓大聲出曰：“奉一人之命，握百萬之權，用戰必勝，用攻必取，使天下諸侯，雲從賓服，此涓之志也。”

／鬼谷佯笑道：“處戰國之時，非龐生不足以成大事。”

兩個本子裡文本類似的地方確實存在，這意味著甚麼呢？這個問題隨後再談。

第 9 則與《孫龐演義》卷之十至十一的關係，上面談過。

第 10 至 12 則與《孫龐演義》卷之五至十，以及《馬陵道》雜劇頭折至三折，梗概可以說是基本相同，但細節大不相同。比如說《列國志傳》裡孫、龐沒有比賽陣勢，而孫龐成功地求了一場雨（朱本十 33 b、柏林本七 18 b），龐涓設下的圈套也不同，讓孫龐寫一封家信，偷換內容，捏造出叛亂的證據來（35 b、19 b），此外還有齊國來使是淳于髡（39 b、22 a），袁達給孫龐幫忙回齊（41 a、23 a）等等。

不過有些細節卻很相似，例如孫龐佯裝瘋狂的時候仍吃大便（36 b、20 b），還有他做的七言古詩“孤高百尺一株松……”也跟《孫龐演義》幾乎相同，唯有第 14 句作“日日朝朝街上叫”則不同（37 a、20 b）。

第 13 則內容如此：龐涓用稻草人詛咒孫龐，孫龐趁機裝死。後來齊威王讓田忌離趙歸國，趙韓兩國結盟，龐涓就率領大軍進攻了韓國。這一段內容雖然可以說相當於《孫龐演義》卷之十至十七，但情節複雜多了。《孫龐演義》則說：龐涓以為孫龐在逃脫魏國的路上就死了（卷之十）。到卷之十三，龐涓才知道孫龐原來在齊，卻聲東擊西，路過趙國進攻燕國，在孫龐父親孫操的莊園古咸林進行屠殺。孫龐包圍大梁城，龐涓就趕回魏國（卷之十四）。其他各國也參戰，打了幾次仗以後，龐涓終於用稻草人詛咒孫龐，孫龐卻不當一回事（卷之十六）。

齊王命令撤兵，後來孫臏假裝病死，龐涓就與韓國開仗（卷之十七）。

第 14 則描繪了韓國向齊國求救，孫臏就進攻魏國，龐涓請太子申回國應戰，太子申卻被袁達活捉等情節。《孫龐演義》卷之十八也有袁達生擒太子畢昌的故事，但這位太子是率領輜重隊的。孫臏這時候打算跟龐涓一決雌雄，與卷之十四裡進攻魏國給韓國解圍是不同的。

第 15 則有龐涓親眼看到活孫臏，二人比賽陣勢，結果龐涓大敗於孫臏等情節。《孫龐演義》卷之五雖然有孫龐鬥陣的故事，似乎沒有直接關係。

第 16 至 17 則描繪了龐涓中了滅灶計被射死，孫臏歸山，齊宣王接受無鹽女的諫言疏遠鄒忌之徒等情節，也就是孫龐鬥智故事的結尾部分。《孫龐演義》卷之十九至二十雖然也有龐涓中計而死、孫臏歸山的故事，但差別極大。至於無鹽女則無影無蹤，筆者認為《列國志傳》很可能根據其他材料如《列女傳》卷六〈齊鍾離春〉之類改寫而補充這段故事。

可是《孫龐演義》和《列國志傳》都在龐涓中計的情節裡收錄了三首詠史詩，均聲稱是胡曾、潛淵和東屏三位吟的詩。其中只有潛淵七律的第三、四句差得較遠，《列國志傳》作“血漬重鎧流紅雨，傷布殘軀插箭林”（朱本十 57 a、柏林本七 32 a “林”作“來”），《孫龐演義》則“幾將重鎧污腥血，饒得微軀亂箭刑”（卷之二十 2 a）。

唐人胡曾的詠史詩不足為奇，其他兩位先生的詩卻不可忽略。因為他們很可能是明人，其詩在《列國志傳》才頻繁出現，而在《新列國志》裡多半被馮夢龍砍掉（岡村真壽美〈講史小說に於ける詠史詩—胡曾詩を中心に—〉，《九州中國學會報》第 33 卷，1995 年）。

上面說過兩篇小說有些地方寫得比較相似，筆者未及解釋其原因。包括潛淵、東屏詩的存在需重新考慮，還是《列國志傳》是《孫龐演義》的藍本這一可能性較大。

那麼，這也意味著《列國志傳》介於《孫龐演義》與元代平話之間，至於《孫龐演義》和元曲的瓜葛應看作是明代以後的事情嗎？

#### 四 和《七國春秋後集》平話的關係

《新刊全相平話樂毅圖齊七國春秋後集》（簡稱為“《後集》平話”），分為上中下三卷。這本書主要寫了龐涓死後孫臏和樂毅展開的鬥爭，有不少信口開河的地方。

《後集》平話卷上第二葉就出現了個孫操，是孫臏的父親。故事說燕王噲打算把王位讓給丞相子之，太子諫諍卻被放逐。孫操上表又無採納，竟被下獄。後來孫臏得知，遂率領齊國軍隊，打敗燕國。《列國志傳》〈子噲傳位子之〉（朱本十一 23 a、柏林本八 1 a 作〈子噲傳位於子之〉）根據《後集》平話改寫這一段故事，有一些區別很值得注意。下面為了方便起見，適當地換行來對比一下。

《後集》平話（上 2 a）：

卻說孫子在齊，忽有燕國孫龍使人齎書入宅。孫子接得是父書，書曰：

／“燕王將太子出於外國，以位禪於子之。吾諫不聽，耐耐子之將吾囚於獄。吾命在旦夕，汝可速來救我。如遲疾，則父子不能相見矣。父孫操書。”

／孫子看畢，大慟罵曰：“無道燕君！吾當奏帝，興兵滅爾。”遂入朝奏帝曰……。

《列國志傳》（朱本十一 25 a、柏林本八 2 a）：

卻說孫操囚於獄中，修書一封，密遣門下人送至水簾洞，與孫子得知。時孫子接得，卻是

父書，折而讀之，書曰：

／“自子離齊之後，周遊列國，避名隱跡，父在燕國。燕王昏魅，倦於政治。子之權重，挾其篡弑。將太子趕於外郡，以大位傳於子之。吾諫不聽，被子之囚吾於獄。性命旦夕難保，汝可歸齊，借兵速救。如若遲延，則父子不能相見矣。父孫操書。”

／孫子看畢，大哭罵曰：“無道昏君，屈陷吾父！稍有疏虞，則吾難免不孝之罪。”於是即整行裝，飢餐渴飲，夜住曉行，行不數日至齊，入見齊王曰……。

打敗龐涓以後，《後集》平話裡孫臏仍在齊國，《列國志傳》卻讓他歸雲夢山（〈無鹽女獻策爲皇后〉朱本十 59 a、柏林本七 33 a），因此這裡也加以必要的調整。尤其是“自子離齊之後，周遊列國，避名隱跡，父在燕國”這句話的最後四個字極其重要。“父在燕國”，《列國志傳》非補充這四個字不可。因爲父親孫操以前在齊國（〈孫子被刖作風魔〉十 39 b、七 22 a）做大夫（〈茶車竊孫子歸齊〉十 40 b、七 22 b），後來又拜爲上大夫（〈龐涓巫魅陷孫子〉十 43 b、七 24 a）。

歷史上孫臏是齊人，即使孫操是憑空捏造，他在齊國也無可厚非。《列國志傳》在孫龐鬥智的故事裡把他們父子當作齊人，也沒甚麼問題。那麼，爲甚麼《後集》平話把孫操放在燕國，又沒有交代如“自子離齊之後……父在燕國。”之類呢？

筆者懷疑這決不是《後集》平話寫得草率，這本書很可能以爲孫操父子本來就是燕人。

現存的元曲確實把孫臏當做燕人。《燕孫臏用智捉袁達》這個題目就寫得清清楚楚，《馬陵道》楔子（之一）裡正末孫臏開頭就說：“貧道孫臏是也，乃燕國人氏。”

《孫龐演義》卷之一也這麼說：“當時燕蒯王有女名燕丹公主，招孫操爲駙馬。孫操系孫武之子，出自將家，幼習韜鈴，長閑弓馬，也算得是燕邦一員良將。後生三子，一名孫龍、一名孫虎、一名孫臏”（2 a）。據《史記·孫子吳起列傳》孫武是齊人，那麼兒子孫操也會是齊人。不過孫操既然是駙馬，還是應該說是燕人，何況孫臏呢？

這麼想來，我們可以知道《後集》平話爲甚麼沒有交代孫操在燕的原因，原來這是不著交代的。也就是說，《後集》平話和元曲、《孫龐演義》對歷史的認識都有一脈相通之處，就是孫臏老家在燕。《後集》平話裡還出現了個孫龍，卻是孫臏的弟弟（上 9 b、上 13 a）。

《列國志傳》的歷史認識則完全不同，它雖包含著虛構成分，但是仍然依照《史記》等正史，否定孫臏等人是燕人。

《前集》平話又怎麼樣呢？從《後集》平話來看，它還是把孫操父子當作燕人的可能性較大。換句話說，它跟《列國志傳》中的孫龐故事很可能至少在這一點上是不同的。就此來看，《前集》平話和《列國志傳》裡的孫龐故事還應有一些區別，我們不能把後者直截地看做前者。

爲了尋找《前集》平話的痕跡，我們還是從《後集》平話開始比較好。這樣一來，我們估計《孫龐演義》的燕蒯王就是《後集》平話的燕王噲，蒯和噲發音相通，他和孫操的緣分也不淺。還有哪些線索呢？

《列國志傳》也有一段根據《後集》平話改寫的地方，從〈子噲傳位子之〉開始到〈田單火牛復齊〉爲止，共有 5 則（不包括〈相如完璧歸趙〉一則），相當於朱本卷十一的後半（23 a～52 b、59 a～63 a。亦見於柏林本卷八的前一半，即 1 a～17 b、20 b～23 a）。

雖說改寫，比較兩種文本，我們卻容易發現被《列國志傳》刪去的一大塊。小松謙先生以

此為線索，討論《列國志傳》和《後集》平話的關係（《中國歷史小說研究》汲古書院 2001 年版）。這就是孫臏破燕救孫操以後的故事，主要見於《後集》平話的上 4 a 至 10 a（尤其是 6 a 至 9 b）：孫臏遭到鄒忌等人的夜襲，雖然打退，但由於他們是外戚，不敢採取堅決的措施。結果齊宣王被鄒堅殺死，繼承人潛王是鄒家的傀儡，田忌等公子們受到冷遇，孫臏無奈，詐死隱居。秦燕魏韓四國懷著各自的打算來弔唁，包圍臨淄城。鄒堅力不從心，蘇代請出孫臏，燕國孫操收到兒子來信，叫四國解圍回軍。但齊潛王昏暗不可救藥，孫臏只好歸雲夢山。

鄒忌為甚麼要攻擊孫臏呢？因為孫臏和田忌關係極好，鄒忌和田忌卻是不共戴天的死對頭。雖然這些都有歷史根據，可是孫臏和鄒忌之間並無瓜葛，他們的關係似乎不會導致國際糾紛。《列國志傳》很可能因此早就做好準備，龐涓剛去世之後，緊跟著在〈無鹽女獻策為皇后〉（朱本卷十、柏林本卷七）裡描寫了齊宣王接受無鹽女的諫言疏遠鄒忌之徒的故事，讓他們“下臺”，旨在再不採用《後集》平話裡有關鄒家的情節（可惜有個漏洞，請看小松先生《中國歷史小說研究》）。

相反，根據元代平話對歷史的認識來說，鄒忌和田忌的矛盾不光引起上面介紹的一些情節，還經過樂毅圖齊導致了樂毅和孫臏以及他們的師父鬼谷子和黃伯楊的鬥爭，這些鬥爭又牽連到新的國際糾紛，見於《後集》平話卷中至下。從這種情況反過來想一想，我們不難推斷《前集》平話也相當重視鄒忌和田忌以及孫臏之間的矛盾。

這樣我們就不得不注意到《孫龐演義》卷之十二至十四。這裡談的是：“魯王”田忌給孫臏說親，對方是蘇代的妹妹。不料鄒忌也希望讓她做二兒子鄒諫的媳婦，大兒子鄒綱竟謀算綁架新娘。孫臏得知，讓袁達扮做新娘出嫁，結果袁達大鬧鄒家。鄒忌因此怨恨孫臏，打發人去龐涓那兒，說孫臏還活著，何不裡應外合，打倒共同的仇人？結果龐涓率領軍隊進攻燕國，在孫臏的莊所古咸林大殺一場。

這些情節確實毫無歷史根據，但筆者認為《前集》平話裡也應該有類似的故事。有趣的是《孫龐演義》把鄒綱、鄒諫分別叫做“大國舅、二國舅”，我們知道《後集》平話裡也出現“二國舅鄒堅、鄒忌”（上 5 a），鄒堅和鄒諫字音相通，這難道是巧合嗎？按，“二國舅鄒堅、鄒忌”指的是二國舅鄒堅和他父親鄒忌，恐怕不是國舅鄒堅和國舅鄒忌的意思。《後集》平話裡齊潛王即位以後鄒忌沒有上台，鄒堅卻繼續活動，這似乎暗示他們之間有“代溝”，“鄒堅子父”這句話也可以解釋兒子鄒堅和他父親的意思（上 5 a）。

另外，《後集》平話裡也跟《孫龐演義》一樣出現了孫臏的夫人（上 6 b）和蘇代的母親李夫人（中 2 b），只是後者在《孫龐演義》卷之十二中姓周而已（8 a）。

如果《孫龐演義》是光靠《列國志傳》改寫的話，這些“巧合”很費解。筆者認為，《孫龐演義》的這段情節另有來源，雖然現在很難說它直接依靠的藍本是甚麼，但追本溯源很可能是《前集》平話。

趙景深先生也在〈《七國春秋後集》與《前七國志》〉（《中國小說叢考》齊魯書社 1980 年版）裡根據類似的觀點指出了許多《孫龐演義》和《後集》平話相合的地方。例如，王敖和蕭古達確實引人注目。王敖在《孫龐演義》裡是尉繚子的高弟，見於卷之四，即破“大言牌”的那位。他又出現於卷之六，當孫臏裝瘋而被龐涓監禁的時候，不知來自何方，鼓勵孫臏而走。接著在卷之七，王敖遍訪秦楚韓趙燕五國，請求救援，又在卷之九訪問齊國，努力終於有了成果。至於蕭古達，則見於《孫龐演義》卷之十四。他被龐涓騙取《七箭定喉書》，憤然作色，不知走向哪裡。孰料後來龐涓依靠這本書詛咒孫臏。

這兩位，尤其是蕭古達，在這篇小說中扮演的角色並不重要，他們為甚麼特意登台呢？筆者認為這也是來自《前集》平話的，該書應該寫了有關他們的類似事情，是為《後集》平話設下的伏筆。他們在《後集》平話裡又出現了幾次（平話將“蕭”作“肖”），尤其是孫臏被黃柏楊的迷魂陣捆住的關鍵時刻，他們來救孫臏，可惜救不了，就去雲夢山洞請鬼谷子下山（下5 a～b）。也就是說，他們為了孫臏最後得勝而起了解決作用。

《列國志傳》中，雖然王敖出現於〈王敖破牌薦孫子〉，但就此為止，至於蕭古達則沒找到影子。該小說亦不採用《後集》平話的後半，兩者顯然互為表裡。

黃柏陽（平話作“黃柏楊”）也跟《孫龐演義》有瓜葛，該書卷之十九出現了他的一個徒弟叫皇甫智，要參加龐涓一方，卻被孫臏嗚呼哀哉了。孫臏還為了不讓龐涓知道自己活著，聲稱七國軍師是黃柏陽。考慮到這些事情，黃柏陽在《後集》平話裡主動承擔孫臏的對頭，也是可以理解的。

孫臏部下的七員大將也有相銜接的。袁達、獨孤陳用不著說，《孫龐演義》的李牧即《後集》平話的李慕，《孫龐演義》的吳獬據趙先生說是《後集》平話的解信。凡此種種，不勝枚舉。

至於《孫龐演義》的有關部份是否直接根據《前集》平話加以潤色，則難以回答。胡士瑩先生在《話本小說概論》裡指出南宋羅燁《醉翁談錄》早就談到孫龐鬥智，樓含松先生明確指出是〈小說開闢〉裡“論機謀有孫龐鬥智”這句話（《古本小說集成》影印本的〈前言〉）。孫龐故事來歷悠久，不一定要靠平話本身才相傳下來。話雖如此，明末時期仍然保存著元代平話版本的可能性也否定不了。

總之，雖然《孫龐演義》對藍本作了不少加工，但我們仍然可以從《孫龐演義》窺見一些《前集》平話的面貌，這難道不是值得慶幸的事嗎？

## 五 結束語

以前，日本專家對我們在上面所討論的一些問題是如何解釋的呢？

大塚秀高先生曾經推斷《列國志傳》中的孫龐故事來自《七國春秋前集》平話。是以《王古魯日本訪書記》的看法為基礎的。王先生說：“舊本《列國志傳》中所敘的孫龐故事也和卷一的十九則同樣，是從元刊平話中蛻變出來的，而且可以進一步說明崇禎年間刊行的《全像孫龐鬥志演義》和《封神演義》一樣，是由《列國志傳》演變而成的，是承受著元刊平話系統的，來源是相當古遠的”（〈講史章回小說の出版と改變—『列國志』をめぐる—〉，《中國古典小說研究動態》第3號，1989年）。

小松謙先生一方面支持大塚先生的看法，另外還介紹了日本專家當中存在著另一種說法，即《孫龐鬥志演義》更接近平話的原型（《中國歷史小說研究》）。

整體上看，《孫龐演義》的來源眾說紛紜，莫衷一是。至於其原因，恐怕還是已提到的究竟缺少新的資料吧。如上所述，筆者僅想儘量探討一些具體問題，進而提供一些新的見解而已。

（2008年10月31日受理、11月18日揭載承認）